

二〇〇〇年六月 總第二期



感恩見證

七集電視系列片《神州》問世

此片獻給誰

一路風雨一路歌

長歌一曲天外來

中國人心靈重建的號角

讚美之聲

寰古的深情

火鳳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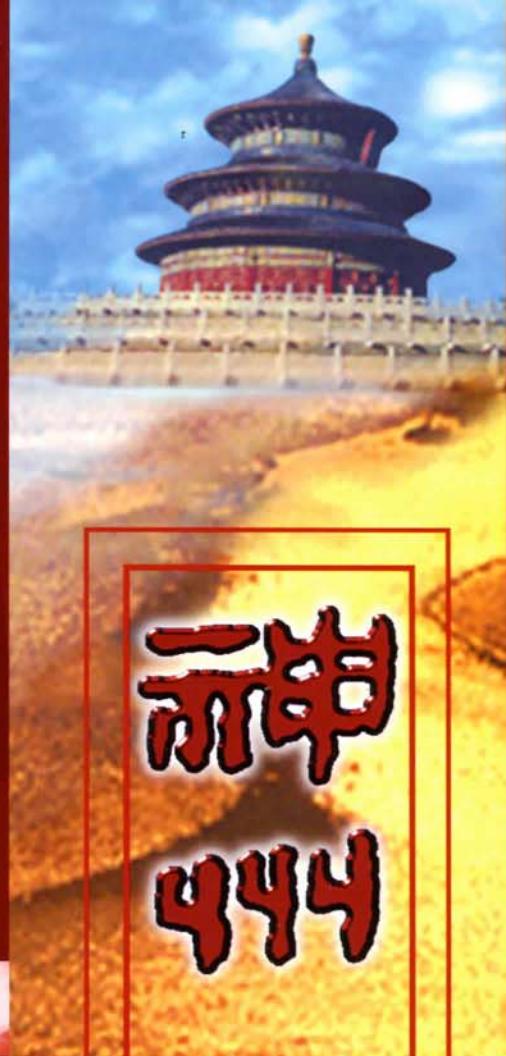
我的祖國

在希望的田野上

神
444

通
訊

2000



《神州》主題歌

寰古的深情

遠志明 詞

黃安倫 曲

悠長徐緩深情地

Tenor Solo

1=\text{A} \frac{5}{4} 0 0 0 0 3 | 6 - 6. 7 | 5 3 5 2 6 | 1 2. 3 | 3 - 0 3 | 6 - 6. 2 | 5 3 5 2. 2 | 2 0 6 | 1 2 |
 母親 啊，不 要再哭 泣。母親 啊，不 要再哭泣，你已經

3=\text{A} \frac{3}{4} 3. 6 2 7 2 6 | 0 7 5. 6 | 6 - - | 6 0 0 | 0 2 6 1 6 2 2 | 2 1 6 1 6 2. 3 3 |
 太憔悴，太憔悴！多少逆子吞殺，多少浪子沉醉，

0 2 6 1 6 2. 3 3 | 3 2 6 1 6 2. 3 3 | 0 3 5 6. 7 | 5 #4 3 2 0 3 6 1 2 |
 多少赤子頭落地，多少遊子不思歸。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5=\text{A} \frac{5}{4} 5 5 3 2 7. 2 3 6 | 2 7 2 6 6 0 6 6 7 7 5 | 6 - 6 - - | 0 0 0 0 3 | 6. 7 2 7 2 3 6 2 3 |
 久久沒有父親的消息？沒有父親的消息？神州，我的母

3=\text{A} \frac{3}{4} 3 -- 3 5 | 6. 2 2 1 2 3 6 5 6 | 7 -- 0 3 | 5 0 3 5 0 3 3 | 6 6 7 2 7 2 3 |
 親！神州啊，我的母親！你聽！你聽！那是父親的呼喚！

0 3 6 0 3 7 7 - - | 0 7 2 3 5. 6 6 | 1 1. 1 - | 0 3 5 6 2 3 | 3. 5 2 7 2 | 6 - 6 - - | 6 0 0 |
 你聽！你聽！那是父親的呼喚，那寰古的深情！

大家期待已久的七集電視系列片《神州》，終於在六月完成了。這部歷時一年半、耗資近百萬元的電視片，全長三個半小時，分為七集：尋根、背叛、大沉淪、道光、西天、火鳳凰、蔚藍色。

自五月底開始，《神州》即將問世的消息先後在《世界日報》、多維新聞網、美國之音等傳媒曝光，臺灣電視台搶先聯絡並於六

神州
問世

月六日端午節播放了長度為兩小時的刪節版，名為《神州懺悔錄》，臺灣觀眾反映很好。台視將於七月召開《神州》專題研討會，並重播《神州》。

六月中下旬，先後在紐約和溫哥華舉辦了《神州》首映式，日後還要在其它華人聚居的城市首映。大型基督徒聚會若想播放《神州》觀摩片(一個半小時)，請與神州傳播協會聯絡。



目錄

消息報導

封 内

七集電視系列片《神州》問世

主題歌《寰古的深情》

插曲《火鳳凰》

感恩見證

2

一路風雨一路歌	遠志明
此片獻給誰	謝文杰
長歌一曲天外來	黃安倫
中國人心靈重建的號角	王含亭

信仰園地

10

回歸之路---我信主的見證	文 屏
信仰與迷信	錢大柱

讚美之聲

19

《我的祖國》
《在希望的田野上》

神州家音

21

讀者來信
代禱事項
作品訂單

神州通訊 第二期

發行：謝文杰

主編：遠志明

文字編輯：李文屏

設計印刷：大中華設計・印務

神州傳播協會

China Soul For Christ

董事會：謝文杰 錢大柱 王大雄

遠志明 劉裔安

總幹事：謝文杰

總編導：遠志明

行政同工：劉麗莉

技術同工：吳竹華

文字義工：李文屏

網路義工：朱造峰 陳 明

電腦義工：趙新海 吳福明

一路風雨一路歌

《神州》感恩見證

遠志明



《神州》終於問世了。這一年半經歷的事情太多、太沉重，真不想回味了：神既然使這個嬰兒安然誕生，誰還願意回味已經逝去的產痛呢？一聲哈利路亞足矣！

只是這一年神的同工實在太真實、太奇妙，我不能不記述下來，為祂、為你、為歷史。



一九九八年底，根據《神州懺悔錄》一書改編的電視系列片《神州》劇本脫稿，欣慰之餘，難題也來了：馬上開始製作還是暫時放一放？自己做還是交給別人做？龐大的經費從哪裡來？神放在我心中的感動是清楚的：一定要馬上做，一定要自己做。至於經費，我當時信心小，做了最壞的打算：把家裡的錢全拿出來作起動費。麗莉支持我，周圍幾個弟兄姐妹也有心參與。然而神太偉大了！祂輕而易舉又完滿百倍地解決了問題。在校園團契北美董事會上，謝文杰提議，主席劉裔安和眾董事同意，另組神州傳播公司，立即開始製作。那一天，我一路唱著讚美詩驅車回家。

神開了頭，人靠自己依然不能向前走。我開始考慮細節、聯絡人才、構思畫面、查找資料，可是註冊公司、建立帳目、籌劃行政、購買設備等等，我卻一竅不通。謝文杰當時是一家電腦公司的技術主管。哪裡有這種成熟能幹的人材，願意到這個還未成立的公司裡來獻身呢？禱告了不知多少天，有一天，謝文杰來到《海外校園》，對我說：你的禱告真厲害，我的工作沒了，只好來“神州”了。當時我真是吃了一驚，驚嘆神的偉大權能！就這樣，謝弟兄和姊妹出錢出人出力，成了全時間義務總經理。

製作這麼大一部電視片，不知道確切要花多少錢，只知道要花很多錢。我們沒有公開籌款。一次，我到愛修教會講道，蘇景星牧師介紹我與錢大柱夫婦見面。錢弟兄剛讀過《神州懺悔錄》一書，建議送上網，我說要拍電視，他說“我支持”。感謝神，好豐富的預備！緊接著，王大成和王大雄兄弟聽說此事也慷慨奉獻，大雄弟兄並熱心投入。神給的錢超過了預算。記得第一次在謝文杰家召開董事會，我坐在這幾位愛主的企業家中間，輕鬆喜樂地討論《神州》製作，那一刻，我恍如置身夢境一般，

一路風雨一路歌

深深為神的浩大恩典所感動。一介窮困書生，一個可憐罪人，只因順從了神的一聲呼喚，神就創造出這麼出人意料、美倫美幻的光景！

神為祂的聖工所作的周詳預備，大大超出人的預料。原先曾發愁，《神州》



貫穿五千年，到哪裡去尋找上古、中古和各朝各代的影視資料呢？有什麼可以作為替代呢？後來著手搜集時竟然發現：近十年來，大陸影視界已將上自炎黃、下至明清的漫長歷史，幾乎無一遺漏地全部拍成了影視劇。有些片段與《神州》解說詞非常契合，彷彿專門為《神州》而拍攝。原先也擔心，資料搜集和版權購買會遭遇很大風險，隨時可能觸礁翻船。每次派人進京，我們都提心吊膽、迫切禱告，每次神都奇妙保守、平安返回，哈利路亞！有些寶貴資料實在難找，幾乎絕望時，神都按時送了來。這一類事，看似自然，思之奇妙，實在難以言喻！一年中我們從中、港、台、美幾百部影視中採集了上萬個鏡頭，在神光之下精心編織了一幅中華民族的心靈長卷。



《神州》的異象來自上帝，帶著深刻的信仰內涵。這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的難度之所在。華人中有基督信仰的專業影視人材太少了。我們在北美和大陸聘用的攝製人員，有些不是基督徒，在構思、導演、拍攝、資料採集和編輯時，都會帶來問題。感謝神，祂非但沒有讓這些問題阻擋或削弱祂那偉大異象的傳達，反而藉著這些問題，讓我們學到了寶貴的功課，這功課是日後事奉必不可少的。不僅如此，在《神州》攝製過程中，原先不是基督徒、甚至從來沒聽過福音的剪輯師、解說員和音樂編輯三人，都信了耶穌。其中二人直接來自大陸，哈利路亞！

作曲家黃安倫的參與，顯然是一個神蹟。當影片初剪接近尾聲、配樂即將展開時，原先聘請的作曲家不行了。當時找到一位非基督徒老作曲家，他難以認同《神州》的異象；又找到一位年輕作曲家，是一個現代派。



周末我到華盛頓市佈道，住在姚弟兄家，姐妹無意中聽到我和導演在電話上談論此事，便說：我們認識多倫多一位基督徒作曲家黃安倫。她幫我聯繫上黃安倫，黃安倫一連說了三個成語：當仁不讓、義不容辭、全力以赴！原來他剛讀過《神州懺悔錄》，並托人轉送魏京生一本。幾天後，當我看到他的《中國暢想曲》、

《啟示錄》、《大衛之詩》等CD作品時，我彷彿看見，神早就預備了他。當我又得知他的作品都是由俄羅斯愛樂管弦樂團演奏、團長跟他很熟時，更加確信神預備的正是他！因我早先曾透過臺灣一位牧師和莫斯科一位記者聯繫這個樂團，一直不成功。後來我們的默契合作完全證實，這真是一個神蹟！大家還可以看後面他寫的一個見證：他二十多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寫的旋律，竟與《神州》插曲《火鳳凰》的歌詞音韻合一、天衣無縫！

神作工，鬼也作工。《神州》直指神州惡勢力的老根“龍”，揭露了民族靈魂深處的苦毒之源，觸動的顯然不僅是政治層面、也不僅是文化層面，乃是信仰層面，即“靈界”。拍這部電視，我早就有靈界爭戰的心理準備，只不過我坦然地相信上帝必勝罷了。果然，攻擊來勢洶洶。一九九九年七月，辦公室剛剛在北加州設立，我前來上班，突然從洛杉磯家中傳來消息：麗莉血液化驗有肝癌指標。我獨自一人在空空蕩蕩的房子裡，向神哭了許久，從下午到夜間，我認罪、哀求，直到沉默無語。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家經歷了一場從未有過的巨痛。一團死亡的陰影突然籠罩了這個家庭。在死亡面前，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突然都變得黯然無色、索然無味。唯有神，慈愛全能的父，是我們唯一的力量和盼望。那一段日子，是我們最親近神、神也最親近我們的日子，是神得勝、我們也隨著神一起得勝的日子。那一段奇妙見證，這裡不能細說。結果是：CT掃描，沒有發現肝癌成形。三個月後第二次驗血，肝癌指標下降了許多。第三次驗血，指標恢復正常。神的美意遠不止如此。在那段痛苦和仰望的日子，麗莉向神禱告說：你若存留我的生命，我必用生命事奉你。不久，她雖然拿到了加州會計師執照，卻沒有在世界上找正式工作，而是同我一起投入了《神州》事工。

一認識神我就知道，祂的人和祂的工是不可戰勝的。然而當攻擊一個接一個來臨、要在我身上應驗這一偉大真理時，我才真正嚐到十字架苦杯的味道，也才真正嚐到在十字架上得勝的味道。有一段時間，謝文杰去念神學院，我辦事用人無方，沒有嚴肅對待“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這一原則，《神州》攝製一度出現危機。我身心交瘁，甚至閃過放棄的念頭。聖靈當即提醒我：“撒但一切攻擊的總目的，不就是逼你放棄嗎？你真想叫撒但得逞麼？況且你也沒有權利放棄，因為這不是你的事，也不是你在做”。麗莉那時出奇冷靜，當即立斷命令我：禱告！馬上禱告！於是我們來到天父面前，一起痛哭祈禱，危機就過去了。那段日子裡，我常常清晨一個人跪在剪輯房裡禱告，摸著每一樣設備禱告，走進每一個房間禱告，為導演和編輯禱告，開工前帶領大家（不管是基督徒）一起禱告。一年半時間裡，從資料購買到剪輯合成，從人事行政到設備技術，大大小小不知道發生了多少問題。然而，在神手裡，並沒有一個問題真正成為問題。原來神的意思，就是要在一個又一個“問題”中磨煉提升祂的人，要叫祂的人不僅有心志、也有本領，好在這個好萊塢似的世界上創造出不僅有信仰、也有水準的大作品來榮耀祂！

一年半來，《神州》電視片得到眾教會弟兄姐妹們的熱情支持與期待，但也有冷風陣陣襲來，個別人甚至發出責問：遠志明是一個主內弟兄嗎？他為什麼把基督教同中國歷史文化聯在一起？他憑什麼把中國古經同《聖經》扯到一塊兒？這些風聲不時吹進我耳朵，卻從來吹不進我的心，因為自古就是神州真神的那一位，已經向我說話。祂的話全然占據了我的心。祂向中華民族大行拯救的日子已經開始。這個早就預定、早有預備的大拯救，是二十一世紀的一支新歌。我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阿們！

記得當年寫《神州》劇本，寫到兩條天龍降於神州時，睡夢中一童年好友來看

我，一進門便掏出匕首刺來，我大惑不解地將他握著匕首的手推回，與他敘舊許久，沒想到臨別時他又掏出匕首向我刺來。我問他這是為什麼，他說因為我知道他們哥倆兒的底細。那時我並無絲毫恐懼，只是安詳地醒來。

《神州》攝製了一年半，爭戰持續了一年半，上帝得勝了一年半。不過這一年半中遭遇的攻擊和艱難，不能都怪魔鬼，也與我的軟弱有關。我比誰都清楚我是何等人，完全是神用他大能憐憫的手托著我與祂同工。魔鬼利用我的每一個軟弱和過失，來攻擊摧毀我，好破壞神放在我手中的工作。神卻利用魔鬼的每一次攻擊和破壞，來鍛煉提升我，好加固祂放在我手中的工作。神好真實！我清楚地知道是祂在用我。不過祂用得我很累很累！

這一年半，除了繁忙的《神州》製作，絕大部分周末時間我都在各地佈道，共去了五十多個地方，主領了一百五十多場福音和培靈聚會，帶領一千多人信主。感謝神！祂竟然不嫌棄我，說實話，連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神卻持定了我！我也要感謝妻子麗莉和女兒嫻嫻，我很少空閑時間陪伴她們，她們沒有抱怨，總是一次次為我的旅程祈求平安，一次次用笑臉迎候我歸來。我怎能不讚美神！

五月不是收穫的季節，可我們似乎聞到了金秋的稻香。《神州》內部放映得到好評，消息不脛而走。感謝神！一路風雨之後，“感謝神”這句話說出來份量好重！從異象、撰稿、籌劃、資料、人材、資金、設備、聯絡、拍攝、剪輯、合成、製作、發行等等，誰也想不到，全時間同工實際上只有三個人！看了這部巨片的人，無不感到驚奇！這是神的作為，是神感動許多人無私地投入：謝文杰弟兄和姊妹每周兩次開車四、五個小時前來義務工作；鄒四維弟兄完全免費提供錄音設備和服務；朱造峰弟兄為《神州》義務上網服務；參與製作的基督徒攝影師、畫家和音樂家，報酬都很低；還有許多大陸和海外的弟兄姊妹，默默無聲地提供了寶貴的影像圖片資料；更多的弟兄姐妹獻上了禱告記念，神藉著每一封信、每一個電話或每一份奉獻，及時提醒激勵我們：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急，時間在神手裡；不要憑血氣，總要憑神的愛；不要憂慮，神會安排……可以說《神州》沒有一樣不是神預備、神作工、神完成的。

寫到這裡，想起當年同劉裔安、蘇文峰一起籌劃《神州》時，我曾向神禱告說：神啊，我們在海外拍這部電視有多大意義呢？大陸十二億同胞看不到。神說：你只管做你當做的事，那邊的事有我呢。現在《神州》在海外問世了，什麼時候她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園、那塊神州大地上呢？我深信神的應許準確無誤，讓我們一起仰望祂的偉大作為吧！

一路風雨一路歌

此片獻給誰？

謝文杰



獻給此片
獻給每一位神州兒女
和關心神州的朋友們

在製作“神州”電視系列片的過程中，我們討論是否應該在片尾題字。一位同工建議，應該將這部電視片獻給中國共產黨員。當時大家都笑了一笑。同工中有幾位都是前中國共產黨員。這倒真讓我思考了好久。我想是否應該獻給那些曾經有過崇高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員或是在風浪中仍有良知的中國共產黨員，還是獻給那些為了理想受了許多苦難的中國共產黨員或是沒有理想只想發財的中國共產黨員？我認識的兩位中國共產黨員，一位是“手中有黨證、心中無黨意”已退休的黨員，她以前從事黨務，負責思想教育。談到以前，有許多的無奈。今天說某某人是國家主席、親密戰友，明天卻需要說他是叛徒、反革命。對一位忠厚善良的中國人，這種負責思想教育的日子，不知道是怎麼過的。

另一位是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前黨員。我有機會聽他談及小時候發生的事。他是安徽鳳陽一帶的人，你如果聽過鳳陽花鼓，你就知道鳳陽一帶是中國最貧窮的地方之一。在三年自然災害時，他周圍許多和他一樣的孩子，一個一個地餓死，他卻活下來。他講到在他住的附近，有些村子整村的人全部餓死。吃樹皮，吃草根，吃泥土這一類的事，並不是惡意宣傳，而是真有其事。他說單單在安徽一省大約就餓死兩百萬人。當他很輕鬆的談到這些經歷時，我心裡有很大的震撼。兩百萬人，每一個人都和你我一樣，有血有肉，卻活活的餓死。我問自己，當兩百萬的“草民”活活地餓死時，中華民族的靈魂在那裡？十億中國人中，飽讀聖賢書的知識分子在那裡？為甚麼看不到中華民族的精英起來，本著良知說誠實話？在中國為甚麼說誠實話這麼難？一句“自然災害”就把幾千萬人的生命“解釋”掉了。中國人為甚麼不能像美國人一樣，要求自己的政府道歉，嚴懲那些造成災害的人，並賠償損失？難道三、四千萬“草民”的性命還不如一個“偉大領袖”的性命嗎？

當我看到《神州》電視系列片第三集“大沉淪”時，我終於明白了！中國最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當他接受了宮刑後，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寫《史記》。可他寫到漢武帝時，再也寫不下去。一個被閹割的人，沒有勇氣寫那閹割他的怪獸。這似乎預言了兩千五百年以來中國知識份



子的命運。在真龍天子的淫威下，中國知識份子為了乞討自己的安全，為了確保“龍顏悅色”，只好讓良知被閹割。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前，不是有“大躍進”嗎？在“大躍進”之前，不是有“百花齊放”和“反右運動”嗎？在這以前不更是有“三反五反”嗎？原來中華民族中僅存的一些良心，在這些運動中，不是被“吞殺”就是被“閹割”。你怎能期待一個被閹割的良心，在閹割他的怪獸面前說誠實話呢？無神論、唯物論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加上中國人本人治的傳統，將中國人的良知作了最大弧度的扭曲。當一個人的視野只看到今生沒有來生，當一個人只把自己當做“飲食男女”時，會有怎樣的良心呢？上世紀後期紅色高棉屠殺了三分之一自己的人民。當頭目波爾布特被審判時，他說了一句名言：“我的良心是清白的”。這個無神論者的自白，真讓人膽戰心驚！

這五十年中國人的遭遇，只是中華民族三千年命運的縮影。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比以前的人更不幸。中華民族的命運，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經決定。在同一個時間，以色列人開始遠離神，中國人也走上一條不敬畏天、不懼怕神、以人來代替神的道路。中國人走入一個人本人治的死胡同裡。在這死胡同中，幾千年來，中國人只能以冤家路窄、狹路相逢的心胸彼此相待，以你死我活、自殘自虐的結局收場，打出一個個佔山為王的人上人。這個有限有罪的真龍天子，他那無法預測的喜怒哀樂，帶給整個民族更大的苦難。在這樣的架構下，雖然出了不少出類拔萃的忠義之士，也不乏赤子豪氣和出家人的敬虔，卻無法改變中華民族苦難的命運。我們需要回到祖先敬虔的道統，回到創造萬物的神面前。我們若不願承認我們的有罪有限，不願意在神面前懺悔，不能以愛心包容異己，而繼續將某一個人當作神來膜拜，那我們就沒有從三千年苦難的歷史中學到教訓。我聽到中國的精英，一個清華的高材生講：“中國有十三億人，我們有原子彈、中子彈。為了完成統一大業，犧牲兩千萬中國人的性命，有甚麼了不起”！聽到這話，我就毛骨悚然。願神赦免這些無知的言論。

《神州》這部電視片，也是一個悼念，悼念三千年來被背後掌管神州大地的那股邪惡的力量所吞殺所羞辱的所有中國人，包括最近被共軍殲滅的一百七十萬中國人、被國軍殲滅的一百五十萬中國人和他們的親屬；悼念那些在歷次政治運動、路線鬥爭中被一次又一次交學費交出去的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和青春；悼念三千年來千百次不幸事件，包括四五、六四、二二八、美麗島事件中犧牲的學生、士兵、平民、宦官、忠良、逆子、領袖等等所有可憐的中國人。



當我寫到這裡時，不禁想起那些曾經熱血沸騰、充滿理想的紅衛兵。這一代五、六千萬的青年人，如今都步入中年了。回首當年，到廣場找“上帝”檢閱，你們創造這段歷史，難道只是要給後代留下一個笑柄嗎？你們自己沒有從兩千五百年前秦始皇的例子中得到教訓，然而今天你們有權利要求神州兒女們從你們的悲劇中學到教訓，以後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但願這部影片成為我們的一個共同的懺悔，向神的懺悔。

八九年六四民運也是一個悲劇，但比起三千年來的悲劇，只是一個非常小的悲劇。參與民運的人，自認為是改革時代的精英，卻無法逃避悲劇的重演。為甚麼我們非得用鮮血才能學到這三千年的歷史中早已告訴中國人的教訓？

《神州》這部電視影片也是為了神州下一代製作的，你們或許會懷疑，這些荒謬的事真在神州發生過嗎？你們也許會問，為甚麼要再一次挖這些歷史的瘡疤，為甚麼不把這些傷痛忘記呢？這些不都是前人的錯誤嗎？這些事與我們何干？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無法逃脫中華民族的苦難命運，除非這個民族認罪懺悔而得到重生。在今天瞬間的繁榮享樂背後，深埋著明天痛苦痙攣的種子。這種子已經發芽，正在衝出地面！如果我們依然不願意從根本上吸取教訓，那過去發生在神州的苦難為甚麼不會再次發生呢？

一心救國救民的赤子們啊，但願我們都知道真正的拯救在哪裡，都知道每一個人自己首先需要拯救、需要面對上帝，才能真正面對自己、面對同胞。願《神州》成為我們共同的懺悔！

作者因母親信主而在教會環境裡長大。在台大電機系就讀時，接受主耶穌為救主。1975年留學美國，獲電腦碩士，從事電腦軟件及集成電路設計。1982年參與益華電腦科技公司創業(後來改名為Cadence Design System)，80年代後期曾回台灣，參與台灣電子工業的發展。90年代創立集成電路設計公司I-Cube, Inc. 1998年退職，參與

《神州》電視系列片的製作，同時在神學院進修。

謹將此片
獻給每一位神州兒女
和關心神州的朋友們



長歌一曲天外來



黃安倫

去年十一月中旬，傳真機“咕咕”一陣響，一組有力的行書赫然跳入眼簾：“黃弟兄，不管好壞，我真是號啕著為中國禱告，出現這些話。盼望你，恩羔，我們同感聖靈。”《神州》主題歌《寰古的深情》的歌詞，就這樣送到了我手上。此刻，距離十二月十二日到莫斯科錄音的日子只剩下三個多星期了。

除了這首主題歌，還有一首插曲《火鳳凰》，還得為這套七集史詩般的電視片全部配上音樂，這音樂還必須是那配得上她的交響樂，三個星期時間，無論怎樣講都是太少了。

可是，你聽：“母親啊，不要再哭泣，你已經太憔悴！”這是多麼震撼人心的歌詞呀！再細細揣摩這激情滿懷的詩詞：“火鳳凰，火鳳凰，火裡死，火裡唱！”噢！浴火重生的神州！

突然，一個刻骨銘心的激昂旋律像一道閃電闖入腦海：不能再有比這更合適的了！我抓起電話大叫：“遠志明弟兄，神早就預備好了；《火鳳凰》這首歌的旋律在二十三年前就已經寫好啦！”

事情還要回到一九七六年清明時節的天安門廣場上。那段日子，每天數以百萬計的人們聚集在那裡，廣場早已成了花圈的海洋。每個人都不約而同地自製一朵小白花帶在胸前，又不約而同地把它繫在廣場週圍的樹枝上，以至於一個曠世奇景出現了：天安門廣場週圍所有的樹就像剛下了一場大雪一樣完全變成了白色！那段日子，“中國何處去？”是大家的共同心聲。一股“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的悲憤火燄在每個人心中燃燒著，似乎就要把這一切燒成灰燼。在這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當中，有一個北京小青年和大家一樣，天天跑到天安門廣場上聽演講，拍照片，把詩

長歌一曲天外來

詞一條條記下，盡力地把這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場面永遠印在自己的記憶裡。這小青年就是我。

我們這些“老三屆”，大概是最理想主義的一群，特別是我，還擁有一個“共和國同齡人”的桂冠，真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早已理所當然地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了共產黨。連連的苦難對於年青的我們來說雖然太多了一些，但我們仍然天真的相信那都是“階級敵人”搗的鬼。“三年困難時期”正在長身體，記得我用一個白菜根子培育出幾片葉子，正要美餐一頓，卻被媽媽摘去餵了弟弟，害得我大哭一場。當時全校剛剛參與了電影《花兒朵朵》的拍攝，對影片中“新中國兒童幸福美好的生活”卻是真心的沒有絲毫懷疑。“文革”使我們無一例外地喪失了上學的機會。充滿理想回國服務的父親成了“帝國主義特務”被關進了“牛棚”，家被抄時，面對院中熊熊的大火，我卻在心中向黨默禱：“我一定改造自己，作個合格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一聲“廣闊天地練紅心”被發配到塞北，在茫茫的荒山野嶺中種地，在冰天雪地裡學“毛選”，這反而更激勵自己一定要體會到“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階級感情。

要不是林彪栽死在溫都爾汗，要不是民兵在天安門廣場揮向人群的大棒所濺起的鮮血，我們大概永遠都不會從這大騙局中驚醒。“多好的人民啊！中國人是世上最無怨無悔、吃苦耐勞的民族。”軍代表諄諄教導我們的這句話，在騙局被拆穿的當兒，在明瞭了你用一生去愛的人就是那殺你親人的兇手的當兒，就只能激起更大的怒火了——這就是七六年清明所有在天安門廣場上善良人們的心境。

花圈和上面的詩詞一次次地被軍警搬走燒掉，更多的花圈和詩詞卻不斷地湧來，石景山鋼鐵廠的工人們，乾脆製做了一個幾噸重的鋼花圈，並悲憤地把它牢牢焊在紀念碑前：“看你怎麼燒！”當便衣又來試圖拆毀這鋼花圈時，人們再也按捺不住了，一湧而上，把便衣們團團圍住：“你還算中國人嗎！”看著便衣們的滿臉羞愧，我忽然感受到一陣欣喜：這不正是中國的希望嗎？你們燒吧！燒吧！讓所有的苦難也一起燒掉，讓我們就在這烈火中重生！當廣場東南角一輛警車真的被推倒冒起熊熊火燄之際，人們的激情也升到了最高點……就在這時，一首美麗的旋律自我心中響了起來，她是如此壯麗，如此燦爛，情急之下我趕快用筆把她記在手心裡。

天色越來越黑了，一個穿軍大衣的人無聲無息地挨到我身邊，小聲而堅決地對我耳語：“小伙子，還不快立刻回家去？再過一會兒就遲了！”我正要問為甚麼，他已撇下我去和別人“耳語”去了。一個多小時後，大屠殺就發生了。和十三年後的“六四”至少有兩點不同，這次被稱為“四五”的事件，一是沒有滿城的外國傳媒把實況傳遍全球，二是肯定沒有開槍，因為所有喪生的人都是被大木棒當場活活打死

的！第二天，我和全城人們一起被組織起來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強忍著淚水被迫喊出堅決支持黨中央平亂的口號。一夜之間，廣場上甚麼都沒有了，只見幾輛消防車在頻頻噴水清除血跡，我只能在心裡長嘯：“天理何在？”

不久唐山大地震，四人幫隨即倒台。一場痛哭後，我用在廣場闖入心田的旋律寫出了《交響序曲第一號》，並趕在來年的清明節，帶著手稿再次來到紀念碑前，向所有因著呼喊“天理何在”而獻身的人們致敬。這旋律後來又被發展成《第一鋼琴協奏曲》和《C大調交響樂》，它們都在海內外成功演奏，並錄成了CD。

更慶幸的是，神憐憫我，繼續引領我，使我終於尋到了那永恆的“天理”，主耶穌帶給全人類的福音，至此，我得以為主所用。這永恆的“天理”更給了我無盡的靈感，使我寫下了不少交響音樂。多麼奇妙，正當《神州》需要大量的交響音樂之時，她們早就已經在那裡預備好了。配樂工作不僅時間足夠，而且綽綽有餘。最妙的就是這曲“天外來”的“長歌”，這產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旋律：她確實極貼切地歌頌了中華民族浴火重生之壯麗未來。怎麼可能呢？無論是在意念、激情、節奏甚至國語的四聲語調上，她都與二十三年後的《火鳳凰》歌詞配合得天衣無縫！這明明是神的作為，非人力所及也！

遠志明在《神州》中體現的“神愛中華”之意念真是深得我心。當配樂在莫斯科以世界一流的樂隊錄音之際，這意念又一次被彰顯出來。楊羊唱的《火鳳凰》和恩羔唱的主題歌《寰古的深情》本來已經激起俄羅斯音樂家們一陣陣喝彩，而當我指揮完又一首燦爛的管弦樂曲後更是掀起一輪轟動。我說：“各位，我一定要告訴大家，這首樂曲標題為《這裡有神的同在》，她是出自我們河南農村一位年僅十五歲的少女之口。她從來未學過作曲，文化程度只及初中。因著聖靈充滿，絕美的詞、曲就源源不絕地從她口中唱出，至今已唱出六百多首。各位剛剛演奏的，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遠志明說得好：“這六百多首聖樂如果出自你黃安倫這位耶魯出身的作曲家，就顯不出神的作為了！”我們這擁有十三億人口之世界最大民族，上下超過五千年有文字記錄的燦爛文化，這中間不正是在充滿了神的美意嗎？

“天理何在？”神早就預備好了，影集《神州》特別在第七集唱出了這首《這裡有神的同在》：“愛在這裡，和平在這裡，光明在這裡，生命在這裡，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啊，都在這裡，你若想得到她，在耶穌基督裡。”

作者係列入《世界名人錄》及《中國百科全書》的著名作曲家。1949年出生於音樂家庭，七歲完成其第一冊鋼琴曲集，1968年畢業於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中，1976年成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並被聘為中央歌劇院駐院作家；1983年獲英國三一音樂院院士，1986年獲耶魯大學音樂碩士學位；為宣揚中華文化，曾連任三屆加拿大安大略省華人音樂協會主席。現定居加拿大並受邀為加拿大作曲聯盟成員。



中國人心靈重建的號角

王含亭

1998年年初，我和太太剛從加州參加“學人培訓營”回到俄亥俄州，就接到一位朋友的邀請，要我到加州參加一個大型電視系列片的籌劃會。訂好機票，聯繫好機場接送和食宿交通，便積極準備材料。不料離出發不到兩個星期，我積勞成疾，突然病倒了：腦神經平衡系統失調，眼睛不能聚焦，站立不穩，只好臥床休養。這次生病持續了兩個多月，去加州參加籌劃會的行程被迫取消。我在禱告中不但祈求神的看顧和醫治，而且求神帶領下一步的事工。不久，遠志明弟兄和我聯繫，邀請我參加電視片《神州》的製作。

早就聽說過遠志明關於“上帝與中國”的研究和寫作計劃。在那個金色的收穫季節，我讀了他寄給我的《神州懺悔錄》和據此改編的電視片腳本《神州》。《神州懺悔錄》實際上是上帝通過他的僕人遠志明顯明自己的作為，進一步揭示自己對中國的呼喚：神愛世人，包括中國人，但是中國人離開上帝已經太遠太遠、太久太久了！於是一個號角吹響：現在你就應該懺悔，在上帝要重建中國心靈的時候。

《神州》讓我們看到，從遠古洪荒到現代文明光環中遍體鱗傷的中國，人們一直在尋找救國救民之道。無數次實驗使人們誤入歧途，醒來後帶著深深的懊悔和失望，帶著反思後的一線希望去開始新的探索。

《神州》告訴我們，中國歷史在發展過程中不斷重覆著。中國不僅留下了“儒釋道”的博大精深和諸子百家的輝宏壯麗，留下了文學藝術的璀璨瑰寶，留下了萬里長城、兵馬俑和大運河等“歷史奇觀”，而且留下了圓明園和許多文化遺址那刻著歷史傷痕和瘡疤的斷壁殘垣，還有數不清的迷團和昭然若揭的罪。

《神州》向我們挑戰：富民強國，無疑是21世紀中國最美好的夢想。然而，如果沒有心靈的重建，這一夢想終將走向破滅。君不見，中國這棵要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大樹，表面上的郁郁蔥蔥和碩果累累其實隱藏著嚴重的危機：她已經從根部開始腐爛。21世紀中國心靈的重建刻不容緩。遺憾的是，那些陶醉於酒文化和沉溺於食文化中的先富起來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種種潛在的危機。在“小康生活”的溫馨之中，人們沒有意識到精神空虛和信仰危機使中國歷史走到又一個“最危險的時候”：中國人心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21世紀中國稱雄世界的夢想正發出如此莊嚴而又嚴肅的挑戰。

《神州》使我們警醒：當半個世紀之前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六億中國人民實際上就在這個人造的神面前跪下去了。當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鄧小平號召“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十二億中國人又在拜物教的洪流中趴下了。當那個由“信天游”中唱出來的“大救星”永遠不會再伴隨著“東方紅”的旋律出現的時候，當總設計師再也看不到他的藍圖時，中國人民為什麼不能真正的站起來！為什麼不能憑著愛心去開始一種嶄新的有靈性的生活？要獲得這種真正站起來的

幸福，我們還得首先在真正的上帝面前謙卑的跪下，去真心實意的懺悔，去請求上帝的饒恕和原諒，從此真正回到上帝的義路上來。

《神州》促使我們反思：不論是大陸的精神文明建設也好，還是台灣的心靈重建工程也好，如果離開了以愛為中心的聖經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到頭來終歸還是夢斷神州。君不見：以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而自豪的中國人民，在禮崩樂壞、不堪回首之時，即使從ABC式的“您好”、“請”、“謝謝”、“對不起”開始學起，也是收效甚微。“五講、四美、三熱愛”後來只剩下另當別論的“三講”，新編《三字經》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神州》鞭策我們懺悔：她認真篩選了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謳歌了從廢墟和灰燼中復活騰飛的火鳳凰，鞭笞了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種種罪惡，並最終讓大海領著黃河到藍天腳下去尋找自己真正的故鄉。基督教重建了西方文明，但不因此就是西方宗教。她開始於中東，後來傳遍歐美，最終會傳到地極。以愛為中心的聖經文化和基督教信仰，應該成為中國人懺悔的標準。愛是社會安定團結的真正基石。明智的領導人應當敞開大門，讓神的僕人們把這塊基石安放在神州的每一個角落。

感謝上帝給我這個美好的機會，使我與謝文杰、遠志明等弟兄合作，得到屬靈的陶冶，拓展自己的心路歷程。在多次驅車前往國立電影資料館搜集資料的行程中，在多次飛往加州參加電視片製作的日子里，我都不斷看到一個異象：電視片《神州》將在無

數乾涸的心田中播下救恩的種子，幫助那些喪失的靈魂回歸上帝的真道；她將使中國觀眾聽到猶如天邊順著彩虹滾來的春雷，猶如蒼穹透過陰霾傳來的鐘聲，震聾發聵，激勵國人反省懺悔：“神州是神的國度，我們是神的兒女”。這就是中國心靈重建的基石和號角！

本文作者為電視片《神州》導演之一，在中國大陸獲得文學學士和電影史論碩士學位，1991年來美，1993年受洗成為基督徒。1996年在美獲得藝術學博士學位，現在美國東部從事校園福音事工和文化交流工作，曾參加多部福音電視片的製作。





我因為缺乏生命的歸依感，很早就開始考慮“人為什麼要活著”這類問題，一直尋而未得。我從沒想到過，離開地域的故國，會帶我到達心靈的故鄉。

1994年年底我到美國後，居住在加州伯克萊，接觸到基督徒。出於學英文和了解美國文化的目的，我開始成為“慕道友”。當時正好有兩對美國夫婦針對大陸學生學者舉辦了一個英文查經組，我就衝著他們的地地道英文常去“查經”。後來，也隨朋友去過一個中文查經組，對團契帶領人林恆志的謙和有禮印像很深。

在心靈的深處，我很感人生虛無，在國內時就曾想到過神，寫過一首相當褻瀆、卻深藏著渴望的詩，認為“上帝”是人生需要“開釋長夜”的“應運”之物，他“不堪一擊卻將永存”，說“這異物可真是苦難深重的人類的才氣”，是“一根讓他的創造者自欺也欺人的稻草”，是“一個可玩弄於股掌又似乎能操縱命運的吉祥物”，不過，“他確實讓許多我免於溺死在我們中”。到美國後，看到許多人找到了他們的上帝，就擬就了一個題目《終極意義的追尋者》，想研究一下人的這種自擾現象，並把靈魂不得安寧、對人生追根問底、但信仰卻各各不同的知名人士放到一起，寫篇報告文學。不過，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雖收集了一些資料，這個想法最後卻無疾而終。

不久，遠志明到金門教會做見證，我們查經組的人都要去，我也去

了，帶著一種文化觀察的心態。在唱詩和禱告的時候，我大大為身邊的教徒們驚奇，他們的姿勢和聲音都在公開著他們的虔誠。上面遠志明做禱告，下面他們就使勁“是的！是的！”，“主啊！主啊！”。我知道他們並不是遠志明熟識深交的朋友，但他們卻如此拚命地與他同心。這些人真是好奇怪。

奇怪的是，奇怪的事也發生在我自己身上。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沒有理由地流起淚來，老是流，讓我為了弄乾它們又不被人發現費了好些勁。後來，在不知誰給我的卡片上，在願意信耶穌一欄做了選擇。卡片交上去之後不久，一位弟兄高興地過來問誰是文屏，並當眾熱烈地祝賀我。我沒想到他會如此大張旗鼓，非常窘迫。回家的路上，同車的一位同胞因為我曾在查經組問過一些精彩問題，再三要我說說為什麼會在短短時間內就“決志”了？說實在的，我自己並不清楚，暗想一定是受了會場氣氛的感染，感情用事，所以就盡量回憶感動我的因素，說了些人類需要愛之類的話。這位同胞無法掩飾地失望，我自己也相當失望，不知自己今晚怎麼這麼“不可理喻”。第二天，我的朋友特別轉告我，頭天開車送我們回家的姊妹叮囑她，“決志”不是像我這樣的。我本來已為昨天的事窘迫了，沒想到還有人嫌棄。心中一傲，昨天的“決志”就不算數了。後來金門教會的人打電話來問我需不需要專人輔導和幫助，我婉言謝絕了。

這一謝絕就是兩年。我的個人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做了媽媽，留在家中照顧幼兒。沒想到這帶給我一種全新的痛苦。

對大陸女人而言，“家庭主婦”通常意味著無能、沒受過什麼教育之類。我因為愛孩子選擇成為“這一類”之後，不出門時，體會到“這一類”的辛苦和疲憊，出得門來，就體會到做“這一類”才會受到的尷尬。這種尷尬通常發生在聚會時。初次相遇的人難免要寒暄幾句，問問“在哪裡做事”，我有時會開玩笑說“在家裡做飯”，有時直說“在家裡帶孩子”。記得有幾次，我剛做完自我介紹，對方就有些發愣，好像不知道下面該講什麼話，我感到是與我談話沒興趣。有一兩次，因為我的朋友在場，緊著補充說“噢，文屏寫詩，還拿過獎；也寫小說，寫的蠻好的。”發涼的氣氛才又回暖過來。在沒有人為我作補充說明的場合，有時我會“慘”到發白的地步。諸如此類的細節真的很能傷到我，讓我常“自尊”地想上去個好學校，找份好工作。這就造成了我內心的分裂：一方面想好好地教養幼兒，另一方面想要大家都想要的東西。其實，我自己心裡清楚我之所以會受傷，是因為我的價值觀與看不起我的人一樣，我才會這麼敏感。他們的態度，不過是一個引線，讓我深藏的“無價值感”和虛榮心爆發出來而已。

這時我自然就想到我生活中遇到的幾位基督徒，她們都是“不入潮”的人，常常擁有一份千金難買的自在和安寧。這種自在和安寧不是“躲進小樓成一統”，而是在“人堆”裡的安寧。她們不怕把自己的心拿出去，不怕不討好；她們愛無相干的人，有些人在我看來真的是很不可愛。這後面一定有相當強的心力。我很想知道她們的心力是



怎麼來的，又如何能夠保持。以前毛澤東都說過：“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一次兩次表現出愛並不難，難的是總可以去愛；愛可愛之人也不難，難的是當人家利用你的愛心而你也知道你在被利用時，你還是可以去愛。我敬佩這種愛心，不過我並沒打算像她們這麼“傻”，我只想找到她們心中的“密寶”，只取其“精華”來支撐我，讓我可以“榮辱不驚”。所以我有意與她們增多接觸，開始認真了解她們的信仰，認真讀聖經和各類福音資料，如飢似渴。每當孩子睡覺後，我就把自己泡在一地的書籍、冊子中，像海綿吸水一樣吸收。不過，也像海綿漏水一樣，不太存得住，好像有什麼東西隔在我和福音之間。

當時，我的心裡仍有一個多年的心結解不開，就講與一個我所信服的姊妹Esther聽。Esther是一位非常善解人意的長者，她一點一點用聖經勸解和指導我。我為試其功效，就乖乖聽話，沒想到結果是真正的好，讓我在相當程度上得到釋放。這次經歷使我在感情上與基督信仰接近了一些，不過，我仍然是想信而無法信。

神看到了我尋求的心和尋而不得的癥結所在，他藉著一次“蟻災”，給了我很關鍵的啟示，讓我不再是個無神論者。

那是個中午，大概是因為頭天偷懶沒

洗碗的原因，惹來無數螞蟻。我從未見過螞蟻以如此規模出現，真是密密麻麻，浩浩蕩蕩。我通常對這類勤勞的族類有幾分尊重，與它們同住一房也可相安無事。但那天實在是無法置之不理。我先給了它們一些警告，想它們情報系統發達，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能自行撤退了。誰知它們卻僅僅是驚慌一陣，很快就恢復了興致勃勃的奔忙，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我這個更高智慧的存在會給它們帶來什麼。這也難怪，它們眼睛看不到我，盡管我這麼偉岸；它們的腦子也想不到我，因為它們的智力有限，況且又被強烈的欲望占據著，所以，就是觸到了我的手指，它們也不知道，或想知道，或無暇知道那代表的是什麼。

那一剎那，彷彿有天光照進，我似乎看到了人與神之間的光境。一個疑問從我心中掠過：“我們人之於神，會不會就像蟻之於人？我憑甚麼敢說沒有神？”

能斷言一件事，要麼是證據鑿鑿，要麼就是封閉狹隘，夜郎自大。進化論有其推論依據，但並不是證據鑿鑿，何況宇宙之大，不知我們人的智力達到了它的萬分之一沒有，在人和世界的起源這種巨大的問題上，最好不要輕易就下斷定。

我開始思想神存在的可能性。帶著這種可能性去讀聖經，無神論認為幼稚可笑的童話，像童女生子，死人復活之類，都變得可以理解。如果真的有神，什麼對神是不可能的呢？他能無中生有，創造天地，那麼童女生子、死人

復活真的就算不得什麼了。

這麼讀著聖經，過著日子，孩子長著，先生愛著，不愁吃，不愁穿，但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總有些時候，心中還是會無端襲來好空洞、好寂寥的感覺，情緒就會低落下來。我和我的先生都把它叫做老毛病、庸人自擾，因為自從我們相識我就常這樣。我的先生曾千方百計想“拯救”我，卻因為這種情緒低落似乎沒有具體的針對而無法對症下藥，屢戰屢敗，最後還是把它當成“老婆特色”和“女人”病了事。他不知道，其實這是“人生病”，我不願對他抒發我的病因，是不想傳染他。在國內的時候，我的人生病曾因為一份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而加重過，不過，那段時間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練就了我對生活的“調侃”能力。可是，忙孩子忙家務，缺睡眠少“營養”（精神營養）的這段時間，是日子在調侃我，不是我在調侃日子。我像是被罩在無形的玻璃罩子中，空氣不流通，心中很衰弱。讀《聖經》給了我一些清新的空氣，讓我本能地嗅著追蹤過去，想去教會聽道，體會那裡的友善氣氛。

這是一個剛剛起步的華人教會，租了一個美國教會的兩間房，牧師常在聚會堂旁邊的房間與人談話。一天，牧師與一位姑娘談完話後出來，正好看到我，對我說：文屏，你看，多好，這位姊妹多有福！第一次參加聚會，今天她就信靠了主。那位姊妹笑吟吟的。我才知道，做出一個信仰上的決定，對於有些人是很容易的。可對我怎麼這麼難呢？

牧師說：不難啊，只要你心裡願意，口裡承認就行了。

我是心裡願意，可願意不等於能夠。我願意我的一歲多的孩子明天就可以18歲了，可她不能夠。

不久，教會有一個退修會。先生願意用他的休假換我出去透透氣，我就報名參加了。在退修會中，我的問題是那樣多，甚至有些冒犯了牧師。我心裡很懊惱、沉鬱。信仰不是迷信，我不弄清楚怎麼可以信呢？有些後悔參加了這個退修會。中午休息的時候，一位我接觸不多，但不知怎麼就很喜歡、很信任的Janet過來和我講話，我很沉鬱。她問我最近怎麼樣，我說很忙，也很空洞。她問我孩子好不好，我說很好，很可愛。還告訴她，有時候，我對人生的虛無感發作起來，我會看著我天真無邪的孩子想：人生不過如此，為什麼要孩子來重覆原本無意義也無聊的人生呢？我說：“真的有神嗎？我跑到這裡來找他。” Janet就指了一段聖經給我看：“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確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我不由地環顧四周。四周是高大挺拔的樹，樹葉間漏下陽光縷縷。我的心裡一動。Janet說：“心裡有問題不明白是很正常的事，我信主這麼多年了，問題同樣還多得很。我覺得我們人真的很渺小，很有限，要是想把問題都問明白以後才信的話，這個世

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在活著的時候就信的，因為神真的是太豐富，太豐富，我們真的很難懂得神。不過，就像小孩子雖然不能全部懂得父母，但他們可以經歷父母的愛。何不試試先做個小孩子，先以信靠的心而不是用頭腦去經歷神，然後再慢慢去懂得他？”

我覺得 Janet 所說的辦法也是可以一試的。於是她帶我做禱告，並求神預備保守我的心。

禱告結束之後，心裡的沉鬱不見了。我們邊說話邊往回走。這時，田養吾牧師從台階上下來，見到我很高興，說他在禱告時，神讓他來找我。於是我們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牧師就問我是否能接受自己是罪人的說法，我說，沒什麼問題，只要對自己誠實，就會發現自己不光彩的地方。他又問我願不願意接受耶穌為我個人的救主，我說願意。牧師就帶我做了真正的決志禱告，成為基督徒。我自己也悄悄求神從《聖經》裡走出來，走到我的生活中來，讓我能經歷祂。那天是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神果然垂聽了我的禱告，從我決定歸依祂的那天起，到次年復活節受洗，再到三年後的今天，我經歷了祂無數的恩典。祂通過祂帶力量的話語、聖名和寶血，又藉著我周圍人的幫助，讓我有了篤定的心，祛除了我的“人生病”，還一點一點改變了我的生命，從而改變了我生活的質量，讓我常有平闊安寧。當我願意把自己交托給祂的時候，祂就一步一步帶領我腳下的路。這裡無法細述神的恩典和榮耀，只願每個人都能親身經歷祂，從而體會到祂那“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作者生於貴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1997年成為基督徒，現居加州，常常參與神州傳播協會的事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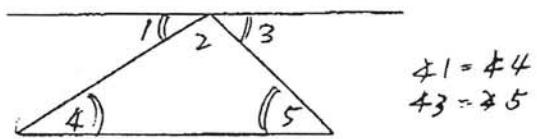


很多人傳福音時常常說：你不要想那麼多了，你要先信了，才能認識神！聽的人也常常回答：不想清楚就信，豈不是迷信嗎？這話到底誰是誰非？或是都對，或者都錯了呢？信神這一件事，是不是可以想清楚的呢？如果不能，那麼我們傳福音難道真是叫人迷信嗎？

要回答這問題，可能還得從分辨迷信(superstition)與信仰(faith)來下手。韋氏字典上是這麼說的：Faith（取其最不討好的解釋）：Firm belief in something without a proof; Superstition: A belief irrationally maintained by ignorance.

上面的兩個解釋看起來非常相像。迷信是出於無知(ignorance)的相信，信仰是出於無確據 (without a proof) 的相信。無怪乎上面的辯論一直不斷的重新上演了。

然而兩者之間的差異還是很明顯。首先，無確據 (without a proof) 並不代表無知，也不代表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用大家熟悉的幾何學來作例子，如果要證明以下的題目：“三角形三個內角的總合等於180度。”大家一定說這個怎麼難得倒我。只要像下圖一樣，畫一條



補助線與三角形的底線平行，不就可以證明了嗎？因為一條線的角度是180度，所以角1+角2+角3=180度。再利用“平行

線倆對角相等”的原則，將角1換成角4，角3換成角5，就成了角4+角2+角5=180度，也就是三角形三內角的總合了。

但是，如果我請大家證明剛才用到的“平行線兩對角相等”這一原則可就沒這麼容易。為什麼？因為這是個公理 (axiom) 或叫假說(postulate)，而公理是不証自明的：axiom by definition，是 accepted without proof。整個幾何學就是由少數幾個公理推演出來。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幾何學是出於 Ignorance，是出於迷信呢？沒有人會這樣說。以迷信或者不科學作為理由來拒絕信仰的，應當仔細思考這一點。

言歸正傳。既然嚴謹的科學像幾何學都是建立在無確據的信心之上，那麼，接受福音信仰也離不開信心的第一步。這是合情合理的。

當然，這個信心的第一步絕不是可以隨便跨出去的，也不是任何假說都可以憑著信心去相信的。就像幾何學，它的一套假說絕對不能演繹出互相矛盾的結



論。如果會演繹出互相矛盾的結論，哪怕只有一次，也要被廢棄。其次，如果演繹出來的結論與事實明顯不合，那也表示這假說有問題。

換一個角度說，雖然迷信和信仰似乎都強調“信”，都超越了“理”，然而一個是信沒有事實根據的主觀臆想，另一個則是信人無法完全理解的事

實，如宇宙生命與其創造者之間的確定關係。如果凡是你不理解的東西你都信，這是迷信；如果事實發生了又存在著，只是你不能理解，這就要靠你的信心來接受，好使你的生命有真實的著落，這就是信仰。

那麼，基督信仰到底經不經得起上面所說的考驗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它沒有產生也永遠不會產生自相矛盾的結論。第二，兩千年來，基督徒的生命見證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實之一。第三，歷世歷代有多少治學嚴謹的大科學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如牛頓、哥白尼、加利略、愛迪生等，他們的科學決不與他們的信仰相矛盾。

那麼，說了半天，到底有哪些是要我們憑信心去接受的呢？我們在這裡只列出幾個最基本的事實：

第一，宇宙包括人類生命有一偉大智慧的創造者。對於無神論文化中長大的人，這一點就像一道鴻溝一樣，很難跨過去。但是，一但憑信心跨過去了，就會海闊天空，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聖經上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來11：6）。

第二，神可以啟示人，聖經就是神的默示。基督徒在傳福音時，常常招致反感的另外一點就是動不動就引用聖經。聽的人就反駁說，你的前提我都不相信，何況你的結論呢？

沒關係，我們可以像學習幾何學一樣，先接受這個假說，再來看信從神的教導對自身的效果，從而體會神是不是又真又活、可以引導我們每日生活的神。

回歸到主的面前，與妻子在1991年復活節相偕受洗。從此享受神的恩典，生命充滿喜樂。

錢大柱1975年畢業於台大電機系，79年獲美國USC電腦碩士。1989年與友人開創電子自動設計公司Cooper & Chyan Technology(CCT)，95年公司上市。《矽谷傳奇》、《風雲際會矽谷雷鳴》二書對其有過報導。97年公司賣與Cadence Design Systems，錢大柱出任Cadence副總裁。除了活躍於高科技領域，錢大柱是基督福音機構神州傳播、豐收神學院、愛修園的董事之一，在教會也有各種服事。



作者生長於父母有基督信仰的家庭，從小一直參加教會主日學，到了高中卻中止下來。後來在美國發展，因從兒子的保姆那里再次接觸到基督信仰而

我的祖國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哨工的號子
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姑娘好像花兒一樣
小伙兒心胸多寬廣
天使帶來好消息 (注1)
喚醒了沉睡的心靈 (注2)
讓那生命改變了模樣 (注3)

好山好水好地方
條條大路都寬廣
福音來了有和平 (注4)
驅散了仇恨的目光 (注5)
愛的召喚在東方 (注6)
這是偉大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明媚的陽光

楷書部分原為：

- 注1：為了開闢新天地
注2：喚醒了沉睡的高山
注3：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
注4：朋友來了有好酒
注5：若是那豺狼來了
注6：等待它的有獵槍

*這兩首歌均由遠志明改詞，遠征在芝加哥跨世紀大會上首次演唱。

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
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
一片冬麥 一片高粱
十里河塘 十里果香
哎——

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田野上盼望 (注1)

為她獻身 (注2)

為她興旺 (注3)

我們的未來
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們在明媚的陽光下生活
生活在歡樂的收割中變樣 (注4)

西村紡花 東港撒網

北疆播種 南國打場

哎——

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田野上尋求 (注5)

為她祝福 (注6)

為她增光 (注7)

楷書部分原為：

注1：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田野上勞動

注2：為她打扮

注3：為她梳妝

注4：生活在人們的勞動中變樣

注5：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田野上奮鬥

注6：為她幸福

注7：為她爭光

讀者來信選登

讀了《神州通訊》第一期後，使我激動不已。感謝神在不同時期興起他自己的僕人來傳遞他的異象。我盼望，也為你們禱告，求主使你們力上加力；求主藉著你們的事奉，使更多的同胞能看清楚這一異象，為神的國擺上自己；求主藉著你們拍攝的影片，出版的書籍、期刊或其它傳播手段，能深刻影響人心，使更多的中國同胞悔改歸主，更多信徒的靈命得到復興。

弟兄 沈堅 敬上

得知根據《神州懺悔錄》一書改編的《神州》正在緊張攝製中的消息好高興。你們傳播上帝和平慈愛的福音是蒙神喜悅的。讓我們一起來禱告，求神賜福他的僕人，保守你們的身體，使這跨世紀的禮物，來自神的禮物，能儘快問世。

周蓉蓉

看了神州第一期，我為神把這個大異象放在你們的心裡感謝神。認罪悔改是中國人唯一的出路。信靠耶穌中國才有盼望。藉著你的筆、你的口，藉著影像，將變成全中國人的異象。願神成就這個異象！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早早領嘗從天父上帝來的豐盛恩典！

常弟兄

看過第一期《神州通訊》，得知七集電視系列片《神州》即將問世，以獻給海內外的同胞和一切關心中國的朋友們，這一可喜的消息，心裡萬分激動，千遍萬遍的感謝讚美神，並在每天熱切的盼望和等待中……

感謝神，我們每一位神的兒女在神的事工上都有份！我願與你們一起禱告，一起事奉，一起承擔上帝賦予的神州大使命！

小小愛心奉獻，願神悅納、使用！

王曉筠

感謝神，開啟了你們心靈的眼睛。他幫助你們發現了「神州」這塊遠樸未得之地。

神將你放在了幾千年這塊已荒涼的沃土“神州”大地上，給了你艱辛，同時卻又給了你歡樂。神的確太奇妙了！

主內肢體

弟兄 劉英倫

姊妹 劉張惠林 同筆

讀完了「一個跨世紀的傳說」神的異象分享，心裡實在激動不已。神要用你們喚醒中華民族懺悔的心，復活的靈，恢復與上帝源遠流長的生命關係，這是我跪下來為你們大大贊美主的原因。也許經濟上的支持我不會太多，但我一定是為你們禱告的伙伴同工，做神州懺悔的聲音，到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中去宣揚。

孫常愛清

我剛剛讀了刊登在《神州通訊》上的電視系列片《神州》的解說詞。非常感謝你們的辛勤工作。我想每個華人基督徒都會同意並讚賞您在書中和電視片裡所揭示的真理。但有些地方能不能做一些修改，比如盡量用一些溫和中性一點的詞，避免用太尖銳、能產生政治聯想的詞彙；盡量用“我們”，盡可能避免用太多的“你、你們”，這樣就可以使更多的讀者容易接受。而且，當我們中國人不認識神、在罪中打滾的時候，我們曾經不正是其中的一員嗎？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已經得救的基督徒，去愛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愛這塊土地上還在罪中打滾的每一個人，因為神愛這塊土地，愛我們每一個人，並且當我們還是罪人時就愛了我們了(羅5:8)。也許愛才是喚醒我們民族最好的良藥！(林前13:1-7)

讓我們一起為這個電視片禱告，求神使用她成為啟示真理、傳揚神的拯救和愛的出口！

依天 2000.4.13 於義大利

依天的意見非常重要。我們已盡力修改。某些抒情、痛惜之處，仍以整個民族為對象用了“你”的字眼，內中無不深含著愛意。還有個別地方，因解說員返國而來不及修改了。願神保守和憐憫。

代禱事項

一、謝謝大家對《神州》電視系列片的關心。《神州》的製作已經完成。我們會將十五分鐘的樣品帶寄給大家，凡收到上期通訊後有回應者，都會收到樣品帶。若還有人想要樣品帶，仍可來信索取，數量有限，寄完為止。

二、若有人索購《神州》一至七集全套電視片，請將加頁資料填好，寄回或傳真給我們。當然也可以向當地書局或基督教書房索購。

三、我們計劃從六月開始，在北美主要城市舉行首映，包括紐約，洛杉磯，三藩市，溫哥華，多倫多，芝加哥，波士頓等等，詳細時間、地點請看當地的預告。我們也計劃接洽全球各地的中文電視台放映此片，若有人能給予幫助，也請與我們連絡。

四、神州傳播公司(China Soul Inc.)已轉型為非盈利機構。感謝神，申請過程非常順利，一個月就批下來了，新名稱是神州傳播協會(China Soul for Christ)，已得到IRS認可，為免稅的公共非盈利機構。我們可以正式接收奉獻，讓更多弟兄姐妹參與這個事工。奉獻者支票請開給China Soul或CSC即可，年底可收到免稅收據。

五、神州傳播協會現有同工四人。謝文杰弟兄為不支薪同工。若有弟兄姐妹心裡有感動，可以定期支持其他神州同工的生活費。

六、神州傳播協會下一步將拍攝一部反映中國教會五十年風雨歷程的大型電視片《十字架》。請弟兄姐妹切切為此代禱，也期待更多人的參與。

七、神州傳播協會還計劃利用現有的專業影視設備，陸續攝制見證、佈道和培靈三個系列的錄影帶和VCD。第一步有馮秉誠和遠志明的福音佈道系列，一批大陸學生、學者的信主見證系列，請弟兄姐妹積極參與代禱。

八、神州傳播協會急需一位行政管理同工和一位精通電腦、熟習影視圖像處理的同工，在這方面學有所長的弟兄姐妹若願意奉獻自己、事奉上帝，請與我們聯繫。

《神州》插曲 火鳳凰

遠志明 詞
黃安倫 曲

Soprano Solo 光輝燦爛地

$1=\text{A} \quad 4/4$

火鳳凰，火鳳凰，火裡死，火裡唱。長歌一曲天外來，
 一曲天外來，唱哭了黃河，長江，唱哭了太陽，
 唱哭了月亮，唱活了孔孟，唱活了老莊，唱活了堯舜，唱活了炎黃！
 天火，天歌，天道，天光！
 aaaaa aaaaa aaaaa aaaaa aaaaa aaaaa 火鳳凰，火鳳凰，
 火裡生，火裡唱！蔚藍的天上，美麗的家鄉！神州火鳳凰！火鳳凰！

《神州》電視系列片VHS、VCD、DVD，已陸續制作完成，近期將在各地書局發行，也可向神州傳播協會直接索購(見夾頁)，或在網上訂購(www.chinasoul.org)。

《神州》電視系列片、《神州懺悔錄—上帝與五千年中國》一書在美東地區總經銷是使者書房，電話：1800-624-3504，傳真：717-687-6178。美西地區總經銷是以琳書房，電話：1800-377-7800，傳真：909-468-1872。臺灣總經銷是傳神頻道網，電話：(02)2357-6300，傳真：(02)2391-2733。香港總經銷是天道書樓，電話：2362-3903，傳真：2774-3756。

讓異象化作影象
讓神光照亮神州
讓歷史成為信史



神州傳播協會為海內外神州兒女
攝制高水準、大視野、深內涵的影視作品
傳播上帝和平、公義、慈愛的福音



神州傳播協會 China Soul

P.O.Box 450
Petaluma, CA 94953-0450
Tel.: 707.782.9588 • Fax: 707.782.9586
E-mail: info@chinasoul.com
www.chinasoul.org

PRSR STD
U.S.Postage
PAID
Cupertino, CA
Permit No.617